蜀山劍俠傳/0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二回　客館對孤燈 不世仙緣 白眉留尺簡　凍雲迷蜀嶺 幾番腸斷 孝女哭衰親

下一回▶

話說英瓊天性好動，便走向窗前，憑窗往外看去。這間房離店門不遠，看得很是清楚。這時店小二端了一碗粉蒸肉進來，李寧正要喊英瓊坐下，趁熱快喫。忽聽英瓊道：「爹爹快來看，這不是那個和尚麼？」李寧也走向窗前看時，祇見外面一堆人，擁着一個和尚，正是適纔街中遇見的那個白眉紅臉的和尚，不禁心中一動，正想問適纔端菜進來的店小二。這人生來口快，不俟李寧問話，便搶先道：「客官快來用飯，免得涼了，天氣又冷，不好受用。按說我們開店做買賣，祇要不賒不欠，誰都好住。也是今天生意大好，又趕十月香汛，全店祇剩這一間房未賃出去，讓給客官住了。這個白眉毛和尚，本可以住進附近廟宇，還可省些店錢。可他不去掛單，偏偏要跑到我們這裏來強要住店。主顧上門，哪敢得罪？我們東家願把賬房裏間匀給他住，他不但不要，反出口不遜，定要住客官這一間房。問他是甚麼道理？他說這間房的風水太好，誰住誰就要成仙。如若不讓，他就放火燒房。不瞞客官說，這裏廟宇太多，每年朝山的人盈於累萬，靠佛爺喫飯，不敢得罪佛門弟子。如果在別州府縣，像他這種無理取鬧，讓地方捉了去，送到衙門裏，怕不打他一頓板子，驅逐出境哩。」店小二連珠似的說了這一大套，李寧祇顧沉思不語。不由惱了英瓊，說道：「爹爹，這個和尚太不講理了。」話言未了，忽聽外面和尚大聲說道：「我來了，你就不知道麼？你說我不講理，就不講理。就是講理，再不讓房，我可要走了。」

李寧聽到此處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顧不得再喫飯，急忙起身出房，走到和尚面前深施一禮，然後說道：「此店實在客位已滿，老禪師如不嫌棄，先請到我房中小坐，一面再命店家與老禪師設法，勻出下榻之所。我那間房，老禪師倘若中意時，那我就搬在櫃房，將我那間奉讓與老禪師居住如何？」那白眉毛和尚道：「你倒是個知趣的。不過你肯讓房子，雖然很好，恐怕你不安好心，要連累貧僧，日後受許多麻煩，我豈不上了你的當？我還是不要。」這時旁觀的人見李寧出來與店家解圍，那和尚還是一味不通情理，都說李寧是個好人，那和尚不是東西，出家人哪能這樣不講理？大家以爲李寧聞言，必要生和尚的氣，誰知李寧禮愈恭，詞更切。說到後來，那和尚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不要以爲我那樣不通情理，我出家人出門，哪有許多銀兩帶在身邊？你住那間房，連喫帶住怕不要四五錢銀子一天，你把房讓與我，豈不連累我多花若干錢？我住是想住，我打算同你商量：你住櫃房，可得花上房的錢；我住上房，仍是花櫃房的錢。適纔店家祇要八分銀子一天，不管喫，祇管住。我們大家交代明白，這是公平交易，願意就這麼辦，否則你去你的，我還是叫店家替我找房，與你無干。你看可好？」李寧道：「老禪師說哪裏話來。你我萍蹤遇合，俱是有緣，些許店錢算得甚麼？弟子情願請老禪師上房居住，房飯錢由弟子來付，略表寸心。尊意如何？」那和尚聞言大喜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一面朝店家說道：「你們大家都聽見了，房飯錢可是由他來給，是他心甘情願，不算我訛他吧？我早就說過，我如要那間房，誰敢不讓？你瞧這句話沒白說吧？」這時把店家同旁觀的人幾乎氣破了肚皮。一個是恭恭敬敬地認喫虧，受奚落；一個是白喫白喝當應該，還要說便宜話。店家本想囑咐李寧幾句，不住地使眼色。李寧祇裝作不懂，反一個勁催店家快搬。店家因是雙方情願，不便管閒事，祇得問明李寧，講好房飯錢由他會賬，這纔由李寧將英瓊喚出，遷往櫃房。那和尚也不再理人，徑自昂然直入。到了房中落座後，便連酒帶菜要個不停。

話說那間櫃房原是賬房一個小套間，店家拿來堆置雜物之用，骯髒黑暗，光線空氣無不惡劣異常。起初店家原是存心搪塞和尚，誰想上房客人居然肯讓。搬進去以後，店家好生過意不去，不斷進房賠話。李寧竟安之若素，一點不放在心上，見店家進房安慰，祇說出門人哪裏都是一樣住，沒有甚麼。那伺候上房的店小二，見那和尚雖然喫素，都是盡好的要了一大桌，好似倚仗有人會賬，一點都不心疼，暗罵他窮喫餓喫，好生替李寧不服氣。又怕和尚喫用多了，李寧不願意，抽空來到李寧房中報告道：「這個和尚簡直不知好歹，客官何苦管他閒賬？就是喜歡齋僧佈道，喫虧行善，也要落在明處，不要讓人把自己當做空子。」李寧暗笑店小二眼光太低，因見他也是一番好心，不忍駁他。祇說是自己還願朝山，立誓不與佛門弟子計較，無論他喫多少錢，都無關係，並囑咐店小二好好伺候，如果上房的大師父走時，不怪他伺候不周，便多把酒錢與他。店小二雖然

心中不服，見李寧執意如此，也就無可奈何，自往上房服侍去了。英瓊見她父親如此，知道必有所爲。她雖年幼，到底不是平常女子，並未把銀錢損失放在心上，祇不過好奇心盛，幾次要問那和尚的來歷，俱被李寧止住。鬧了這一陣，天已昏黑。李寧適纔被和尚一攪，祇喫了個半飽，當下又叫了些飲食，與英瓊再次進餐，找補這後半頓。喫喝完畢，業已初更過去。店家也撤去市招，上好店門。住店的客人，安睡的安睡，各自歸房。不提。

李寧對着桌上一盞菜油燈發呆了一陣，待英瓊又要問時，李寧站起來囑咐英瓊，不要隨便出去，如睏時，不妨先自安睡。英瓊便問是否到上房看望那位大和尚。李寧點了點頭，叫英瓊有話等回山細說，不要多問。說罷，輕輕開門出來，見各屋燈光黯淡，知道這些朝山客人業已早睡，準備早起入山燒香。便放輕腳步，走到上房窗下，從窗縫往裏一看，祇見室中油燈剔得很旺，燈臺下壓着一張紙條。再尋和尚，蹤跡不見，李寧大爲驚異。一看房門倒扣，輕輕推開窗戶，飛身進去，拿起燈臺底下的紙條，祇見上面寫着「凝碧崖」三個字，墨迹猶新，知道室中的人剛走不大一會兒。隨手放下紙條，急忙縱身出來，跳上房頂一看，大街人靜，星月在天，四面靜悄悄的。深巷中的犬吠柝聲，零零落落地隨風送到。神龍見首，鴻飛已冥，哪裏有一絲迹兆可尋？知道和尚走遠，異人已失之交臂，好生懊悔。先前沒有先問他的名字、住址，無可奈何，祇得翻身下地，仔細尋思：「那凝碧崖莫非就是他駐錫之所？特地留言，給我前去尋訪，也未可知。」猛想起紙條留在室中，急忙再進上房看時，室中景物並未移動，惟獨紙條竟不知去向。室中找了個遍，也未找到。適纔又沒有風，不可能被風吹出窗外，更可見和尚並未走遠，還是在身旁監察他有無誠意。自己以前觀察不錯，此人定是爲了自己而來，特地留下地方，好讓自己跟蹤尋訪。

當下不便驚動店家，仍從窗戶出來。回房看英瓊時，祇見她伏在桌上燈影下，眼巴巴望着手中一張紙條出神。見李寧進來，起身問道：「爹爹看見白眉毛和尚麼？」李寧不及還言，要過紙條看時，正是適纔和尚所留的，寫着「凝碧崖」三個大字的紙條。驚問英瓊：「從何處得來？」英瓊道：「適纔爹爹走出門，不多一會兒，我正在這裏想那和尚行蹤奇怪，忽然燈影一晃，我面前已留下這張紙條。我跑到窗下看時，正看見爹爹從房上下來，跳進上房窗戶去了。這『凝碧崖』三個字是甚麼意思？怎會憑空飛入房內？爹爹可曾曉得？」李寧道：「大概是我近來一心皈依三寶，感動高人仙佛前來指點。這『凝碧崖』想是那高人仙佛叫我前去的地方。爲父從今以後，或者能遇着一些奇緣，擺脫塵世。祇是你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目潤心酸，好生難過。英瓊便問道：「爹爹好，自然女兒也好。女兒怎麼樣？」李寧道：「我此時尚未拿定主意，高人仙佛雖在眼前，尚不肯

賜我一見，等到回山再說吧。」英瓊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逼着非要問個詳細。李寧便道：「爲父近來已看破世緣，祇爲向平之願未了，不能披髮入山。適纔街上遇見那位和尚，我聽他念佛的聲音震動我的耳膜，這是內家練的一種罡氣，無故對我施爲，絕非無因，不是仙佛，也是劍俠，便有心上前相見。後來又想到你身上，恐怕無法善後，祇得罷休。誰想他跟蹤前來，起初以爲事出偶然。及至聽他指明要我住的那間房，又說出許多不近情理的話，便知事更有因。祇是爲父昔年闖蕩江湖，仇人甚多，又恐是特意找上門來的晦氣。審慎結果，於是先把他讓入上房，再去查看動靜。去時已看見桌上有這張紙條，人已去遠，纔知這位高僧真是爲我前來。祇是四海茫茫，名山甚多，叫我哪裏去尋這凝碧崖？即使尋着之後，勢必不能將你帶去，叫我怎生安排？如果不去，萬一竟是曠世仙緣，豈不失之交臂？所以我打算回山，考慮些日再說。」英瓊聞言道：「爹爹此言差矣！女兒雖然年幼，近來學習內外功，已知門徑。我們住的所在，前臨峭壁，後隔萬丈深溝，鳥飛不到，人蹤杳然。爹爹祇要留下三五年度日用費，女兒祇每年下兩次山，購買應用物品，儘可度日用功，既不畏山中虎狼，又無人前來擾亂。三五年後，女兒把武功練成，再去尋訪爹爹下落。由爹爹介紹一位有本領、會劍術的女師太爲師，然後學成劍術，救世濟人，豈非絕妙？人壽至多百年，爹爹學成大道，至少還不活個千年？女兒也可跟着沾光，豈不勝似目前苟安的短期聚首？『不放心』和『不捨得』幾個字從何說起？」

李寧見這膝前嬌女小小年紀，有此雄心，侃侃而談，絕不把別離之苦與素居之痛放在心上，全無絲毫兒女情態，既是疼愛，又是傷心。便對她道：「世間哪有這樣如意算盤？你一人想在那絕境深谷中去住三五年，談何容易。天已不早，明日便要回山，姑且安歇，回山再從長計較吧。天下名山何止千百，這凝碧崖還不知是在哪座名山之中，是遠是近呢。」英瓊道：「我看那位高僧既肯前來點化，世間沒有不近人情的仙佛，他不但要替爹爹同女兒打算，恐怕他留的地名，也決不是甚麼遠隔千里。」說着，便朝空默拜道：「好高僧，好仙佛，你既肯慈悲來度我父親，你就索性一起連我度了吧。你住的地方也請你快點說出來，不要叫我們爲難，打悶葫蘆了。」李寧見英瓊一片孩子氣，又好笑，又心疼，也不再同她說話，祇顧催她去睡。

當下李寧便先去如廁，英瓊就在房中方便，回來分別在鋪就的兩個鋪板上安睡。英瓊仍有一搭沒一搭地研究用甚麼法子尋那凝碧崖。李寧滿腹心事，加上店房中借用的被褥又不乾淨，穢氣熏鼻難聞，二人俱都沒有睡好。

時光易過，一會兒寒雞報曉，外面人聲嘈成一片。李寧還想叫英瓊多睡一會兒，好在回山又沒有事。英瓊偏偏性急，鋪蓋又髒，執意起來。李寧祇得開門喚店家打洗漱水。這

時天已大明，今天正是香汛的第一日，店中各香客俱在天未明前起身入山，去搶燒頭香，人已走了大半。那未走的也在打點僱轎動身，顯得店中非常熱鬧。那店小二聽李寧呼喚，便打水進來。李寧明知和尚已走，店家必然要來報告，故意裝作不知，欲待店小二先說。誰想店小二並不發言，祇幫着李寧收拾帶進山的東西。後來李寧忍不住問道：「我本不知今日是香汛，原想多住些日子，如今剛打算去看熱鬧。你去把我的賬連上房大禪師的賬一齊開來。再去替我僱兩名挑伕，將這些送與山中朋友之物挑進山去。回頭多把酒錢與你。」店小二聞言，笑道：「客官真有眼力，果然那和尚不是騙喫騙住之人。」李寧聞言，忙問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店小二道：「昨天那位大師父那般說話行爲，簡直叫我們看着生氣。偏又遇見客官這樣好性的人兒。起初他胡亂叫菜叫酒，叫來又用不多，明明是拿客官當空子，糟踐人。我們都不服氣，還怕他日後有許多麻煩。誰想他是好人，不過愛開玩笑。」李寧急於要知和尚動靜，見店小二祇管文不對題地絮叨，便衝口問道：「莫非那位大師父又回來了麼？」店小二這纔從身上慢悠悠地取出一封信遞給李寧，說道：「那位大師父纔走不多一會兒，並未回來。不過他臨走時，已將他同客官的賬一齊付清，還賞了我五兩銀子酒錢。他說客官就在峨眉居住，與他是街坊鄰居。他因爲客官雖好佛，盡上別的寺觀禮拜，不上他廟裏燒香，心中有氣，昨天在街上相遇，特地跟來開玩笑。他見客官有涵養，任憑他取笑並不生氣，一高興，他的氣也平了。我問他山上住處和廟的名字，他說客官知道，近在咫尺，一尋便到。會賬之後，留下這一封信，叫我等客官起身時，再拿出來給你。」李寧忙拆開那信看時，祇見上面寫着：「欲合先離，不離不合。凝碧千尋，蜀山一角。何愁掌珠，先謀解脫。明月梅花，神物落落。手扼游龍，獨擘羣魔。卅載重逢，乃證真覺。」字迹疏疏朗朗，筆力遒勁，古逸可愛。可見昨晚這位高僧並未離開自己，與英瓊對談的一番心事，定被他聽了去。既然還肯留信，對於英瓊必有法善後，心中大喜。父女二人看完後，不禁望了一眼，因店小二在旁，不便再說甚麼。店小二便問：「信上可是約客官到他廟內去燒香？我想他一個出家人，還捨得代客官會賬，恐怕也有希圖。客官去時，還得在意纔好。」李寧便用言語支吾過去。

一會兒，店小二僱來挑伕，李寧父女便收拾上道。過了解脫橋，走向入山大道。迎面兩個山峯，犬牙交錯，形勢十分雄壯。一路上看見朝山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，有的簡直從山麓一步一拜，拜上山去。山上廟宇大小何止百十，祇聽滿山麓梵唄鐘魚之聲，與朝山的佛號響成一片，襯着這座名山的偉大莊嚴，令人見了自然起敬。李寧因自己不入廟燒香，不便挑着許多東西從人叢中越過，使命挑伕抄昔日入山小徑。到了捨身巖，將所有東西放下，開發腳力自去。等到挑伕走遠，仍照從前辦法，父女二人把買來的應用物品，一一揹了上去。回到石洞之中，因冬日天短，漸已昏黑。父女二人進洞把油燈點起，將什物安置。累了一天，俱覺有些勞乏，胡亂做些飲食喫了，分別安睡。

第二日晨起，先商量過冬之計。等諸事安排就緒，又拿出那和尚兩個紙條，同店小二所說的一番話仔細詳參。李寧對英瓊道：「這位高僧既說與我是鄰居，那凝碧崖定離此地不遠。我想趁着這幾日天氣晴明，在左近先爲尋訪。祇是此山甚大，萬一當日不能回來，你不可着急，千萬不要離開此地纔好。」英瓊點頭應允。由這日起，李寧果就在這山前山後，仔細尋訪了好幾次。又去到本山許多有名的廟宇，探問可有人知道這凝碧崖在甚麼地方，俱都無人知曉。英瓊閒着無事，除了每日用功外，自己帶着老父親當年所用的許多暗器，滿山去追飛逐走。有時打來許多野味，便把它用鹽腌了，準備過冬。她生就天性聰明，加以天生神力，無論甚麼武功，一學便會，一會兒便精。自從入山到現在，雖然僅祇幾個月工夫，卻學了不少的能耐。她那輕身之術，更是練得捷比猿猱，疾如飛鳥。每日遍山縱躍，膽子越來越大，走得也越遠。李寧除了三五日赴山崖下汲取清泉水，一心祇在探聽那高僧的下落，對女兒的功課無暇稽考。英瓊怕父親擔心，又來拘束自己，也不對她父親說。父女二人，每日俱是早出晚歸，習以爲常。

漸漸過了一個多月，凝碧崖的下落依舊沒有打聽出來。這時隆冬將近，天氣日寒。他們住的這座山洞，原是此山最背風的所在，冬暖夏涼；加以李寧佈置得法，洞中燒起一個火盆，更覺溫暖如春，不爲寒威所逼。這日李寧因連日勞頓，在後山深處遭受一點風寒，身體微覺不適。英瓊便勸他暫緩起牀，索性養息些日，再去尋凝碧崖的下落。一面自己起身下牀，取了些儲就的枯枝，生火熬粥，與她父親趕趕風寒，睡一覺發發汗。起牀之時，忽覺身上雖然穿了重棉，還有寒意。出洞一看，祇見雪花紛飛，兀自下個不住，把周圍的大小山峯和山半許多瓊宮梵宇，點綴成一個瓊瑤世界。半山以下，卻是一片渾茫，變成一個雪海。雪花如棉如絮，滿空飛舞，也分不出那雪是往上飛或是往下落。英瓊生平幾曾見過這般奇景，高興得跳了起來。急忙進洞報道：「爹爹，外面下了大雪，景緻好看極了！」李寧聞言，嘆道：「凝碧崖尚無消息，大雪封山，不想我緣薄命淺一至於此！」英瓊道：「這有甚麼要緊？神仙也不能不講道理，又不是我們不去專誠訪尋，是他故意用那種難題來作難人。他既打算教爹爹的道法，早見晚見還不是一樣？爹爹這大年紀，依女兒之見，索性過了寒冬，明春再說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李寧不忍拂愛女之意，自己又在病中，便點了點頭。英瓊便跑到後洞石室取火煮粥，又把昨日在山中挖取的野菜煮了一塊腊肉，切了一盤熟野味。洞中沒有傢俱，便把每日用飯的一塊大石頭，滾到李寧石榻之前。又將火盆中柴火撥旺，纔去請李寧用飯。祇見李寧仍舊面朝裏睡着，微微有些呻吟。英瓊大喫一驚，忙用手去他頭上身上摸時，祇覺李寧周身火一般熱，原來寒熱加重，病已不輕。一個弱齡幼女與一個行年半百的老父，離鄉萬里，來到這深山絕頂之上相依爲命，忽然她的老父患起病來，怎不叫人五內如焚！英瓊忍着眼中兩行珠淚，

輕輕在李寧耳旁喚道：「爹爹，是哪兒不好過？女兒已將粥煮好，請坐起來，喝一些熱粥，發發汗吧。」李寧祇是沉睡，口中不住吐出細微的聲音，隱約聽出「凝碧崖」三字。英瓊知是心病，又加上連日風寒勞碌，寒熱夾雜，時發譫語。又遇上滿天大雪，下山又遠，自己年幼，道路不熟，無處延醫。李寧身旁更無第二個人扶持。不禁又是傷心，又是害怕。害怕到了極處，便不住口喊「爹爹」。李寧祇管昏迷不醒，急得英瓊五內如焚，飯也無心喫。連忙點了一副香燭，跪向洞前，禱告上蒼庇佑。越想越傷心，便躲到洞外去痛哭一場。這種慘況，真是哀峽吟猿，無此悽楚。祇哭得樹頭積雪紛飛，祇少一隻杜鵑，在枝上幫她啼血。

這時雪還是越下越盛。他們的洞口，在山的最高處，雖然雪勢較稀，可是十丈以外，已分不清東西南北。英瓊四顧茫茫，束手無計，哭得腸斷聲嘶之際，忽然止淚默想。想一陣，又哭；哭一會兒，又進去喚爹；喚不醒，又出來哭。似這樣哭進哭出，不知有若干次。最後一次哭進洞去，恍惚聽得李寧在喚她的小名，心中大喜，將身一縱，便到榻前，忙應：「爹爹，女兒在此。」誰想李寧仍是不醒，原是適纔並未喚她，是自己精神作用。這一來，越加傷心到了極點，也不再顧李寧聽見哭聲，抱着李寧的頭，一面哭，一面喊。喊了一會兒，纔聽見李寧說道：「英兒，你哭甚麼？我不過受了點涼，心中難過，動彈不得，一會兒就會好的，你不要害怕。」英瓊見李寧說話，心中大喜，急忙止住悲泣，便問爹爹喫點粥不。李寧點了點頭。英瓊再看粥時，因爲適纔着急，竈中火滅，粥已冰涼。急得她重新生火，忙個不住。眼望着粥鍋燒開，又怕李寧重又昏睡過去，便縱到榻前去看。偏偏火勢又小，一時不容易煮開，好不心焦。好容易盼到粥熱，因李寧生病，不敢叫他喫葷，連忙取了一些鹹菜，連同稀粥，送到榻前。將李寧扶起，一摸頭上，還是滾熱。便用枕被墊好背腰，自己端着粥碗，一手拈起鹹菜，一口粥一口菜地餵與父親喫。李寧有兼人的飯量，英瓊巴不得李寧喫完這碗再添。誰想李寧喫了多半碗，便自搖頭，重又倒下。